

# 編者的話

本期文章討論的問題，多屬舊的話題，如道教的產生、道教與科學、《太平經》、武當山、關羽、城隍以及近代道教的發展狀況等。不過，諸文卻能在舊的話題中闡發出新的見解，讓讀者感到「舊瓶」所裝「新酒」同樣能令人陶醉。略說如下。

「特稿」欄目的《道教的產生及其文化意蘊》一文，是耄耋老人熊鐵基先生特意惠賜本刊的大作。在這篇文章中，作者對學界研究頗多的「道教產生」問題進行了新的探討，認為中國道教早期的正式名稱乃是「黃老道」，而「太平道」、「五斗米道」之類的名稱實是他人或後人的說法，且它們最早本是單純的教會組織，後來才逐漸走向所謂「政教合一」。與此相似的觀點，雖然曾經有人提出過，如李申先生撰《黃老、道家即道教論》（載《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及《道教本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但熊鐵基先生作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即已參與史學界討論農民起義與道教關係的著名資深學者，其經歷了半個世紀人生的再認識，自然令人覺得別有一番新意。

「道教論壇」中的三篇文章，皆為學術新人撰寫。其中《淺論道家學派何以更能包容科學思想》與《揭開神秘面紗，重現科學真容——論道教氣功的科學精神及其養生功用》兩文，討論的雖然也是學界關注頗多的道教與科學之關係問題，但前者的視角卻多為「現代科學」，而後者的論據則多來自現實。《對〈道德經〉第十一章的宗教學分析》一文，也表現出了作者對於《道德經》中「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一段話語的獨特理解，其立足於「和平」來詮釋這段話語，以為「無」能夠為各種人類文化劃定「緩衝區」，可謂新見。

其他一些青年學者撰寫的文章，同樣多有新見。例如，姜守誠撰《擇墓之善惡——〈太平經〉卷50〈葬宅訣〉解讀》一文，討論的是其老師的老師——王明先生在編《太平經合校》時未曾注意到的該經所含之「陰宅」吉凶思想。宋峰撰《關羽兵器考究——兼論關羽神化的歷程》則對關公使用的兵器進行了專門考察，作者以為歷史上關公使用的兵器並非青龍偃月刀，而是環首刀與稍，並從其兵器的「變化」過程中窺探了關公的「神化」歷程。胡小柳的文章則以其家鄉什邡的道教為例，剖析了近代什邡道教發展遲滯現象中的移民會館、官方祠祀、民間宗教和秘密會社等幾個因素，其說對於我們認識近代道教的發展情況大有裨益。其餘諸文內容，同樣不乏新見，限於本版篇幅，恕不在此詳列。

編完本期的文章，敝人有兩個體會。第一，成功的研究並不取決於題目的新舊，舊的話題也可能存在大的討論空間，而學術事業所需要的，恰是這種不斷的進步與發展。第二，年輕的學者固然需要更多的學習，但新人輩出、後生可畏，長江後浪推前浪，卻是歷史發展的趨勢。當然，這麼說並不是（也不敢）想貶低前輩學者，因為他們永遠是年輕人學習的榜樣。實際上，本刊的地位仍多仰仗各位前輩學者的支持來維繫，如除了前面提到的熊鐵基先生外，本期評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三教關係研究班」成果的陳耀庭先生、談論「三朝」與「寄庫」等道家科儀的張振國先生，以及介紹城隍廟、城隍神與竹枝詞的羅偉國先生等，俱屬此類，在此也謹向他們表示衷心的感謝！